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四回 割白纜旅舍恤寒士 易素服官署哭恩師

詞曰：旅舍乍逢心憐念，仕途殊堪羨！破格助孤孀，宰相妻兒，少免道途怨。恩師注念非浮泛，況又傳花翰！聚首幾多時，一旦歸泉，痛悼嗟虛幻。

——右調《醉花陰》

話說於冰與妻子度清閒歲月，無是無非，甚是爽適。這年差國賓、冷明二人，往江西搬請他姑母；家務纏身，不能親來看視，請於冰要見一面，又差來兩個家人同請；他姑丈周通亦有字相通，甚是誠切。於冰細問周通家舉動，國賓詳細說了一番，才知周通竟有七八萬家私，還沒生得兒子。於冰心上自念：父母早亡，至親骨肉再無第二個，只有這個姑母，又從未見面；況周通是江西有名的富戶，就多帶幾個人，多住幾個月，他家還支應得起。家中一無所事，況有陸芳料理，於是引動了去江西遊玩的念頭。遂與卜氏相商，要選擇吉日起身。卜氏不肯叫於冰遠行，陸芳亦以大江大湖艱險為慮。怎當得周家兩個家人，奉了他姑母的密囑，日日跪懇，於冰遂決意一遊。

擇了吉日，跟了六個大家人，兩個小廝，同周家二人，一路緩緩行去，到處賞玩山水，並名勝地方。行了兩月餘，方到廣信府萬年地方。冷氏聽得姪兒親來，歡喜之至。周通著人遠接，姑姪相見，分外情親。周通見於冰丰神秀異，舉止不凡；又見服飭甚盛，隨從多人，倍加敬愛。問起功名，於冰道了原委，周通深為歎息，周通亦言自己亦不願求仕，援例捐了個郎中職銜，在家守拙的話。住了兩個月，於冰便要回家，周通夫婦那裡肯放，日日著親友陪閒遊從去年八月，直住到來年二月，於冰甚是思家，日日向他姑母苦求，方准起身。周通送了二千兩程儀，於冰推卻不過，只得受下。冷氏臨別，痛哭了幾次，也送了若干珍物。周通又差了四個家人，於路護送回籍。

行到直隸柏鄉地方，落店後，見幾個衙役押著一個老婦人，和一個少年郎君，坐著車兒入來。那少年項帶著鐵鎖。於冰留神細看，有些大家風規，不象個尋常人家男女。到燈後問店東，才知是夏太師的夫人和公子，也不知為甚事件。於冰聽了，把功名念頭越發灰到大西洋國內。又見夏夫人和公於衣衫破碎，甚是可憐，滿心要送他幾兩盤費，又怕惹出事來。將此意和柳國賓說知，著他做有意無意的光景，探問解役的口氣。不多時，國賓人來言：「問過幾個解役，夏太師與嚴太師不和，被嚴太師和錦衣衛陸大人參倒，已斬首在京中，如今將夏老夫人合公子充發廣東。內中只有兩個是解役，他們也甚是憐念他母子，相公要送他幾兩盤費，這也是極好的。」於冰聽了，思想了半晌，沒個送法，又不好將銀兩私交夏公子；若不與，心上又過不去。想來想去，又著國賓與解役相商，說明自己與夏太師素不相識，不過是路途乍遇，念他是仕宦人家，窮途至此，動了個惻隱之心，送他幾兩盤費，別無他故。你問他們使得使不得？國賓去了，少刻回覆道：「那兩個長解聽的相公的話甚喜；又說沿途州縣老爺們也有送些盤費，只是不肯多與。既願積德，還有什麼使不得！」正說著，只見兩個解役領著公子，站在門外。一個解役道：「適才那位柳總管說，大爺要送夏太太母子幾兩盤費，這是極大的陰德。」又指著公子說：「他就是夏公子，我們領他來到大爺面前，先磕幾個頭。」於冰站起來，但見：玉佩金章，易為鐵繩木靠；峨冠朱履，初穿上布襖麻鞋。兩世簪纓，統歸烏有；一門富貴，盡賂予虛。哀哉，落魄公子！痛矣，下架哥兒！

於冰見那公子雖在縲紲之中，氣魄到底與囚犯不同。又見含羞帶愧，欲前不前，總是解役教他叩頭，他卻站著不動。於冰連忙舉手道：「失敬公子了！」那公子方肯入來作揖，於冰急忙還禮；那公子隨即還跪下，於冰也跪下相扶；那公子正要訴說冤情，乾冰扶他坐在牀上，先說道：「公子不必開口，我是過路之人，因詢知公於是宦門子弟，偶動淒惻，公子總有千萬屈苦，我不願聞。」說罷，又向兩個解役道：「我與這夏公子，親非骨肉，情非朋友，不過一時乍見，打動我幫助之心，此外並無一毫別意。」隨吩咐柳國賓道：「你取五兩一大包，兩一小包銀了來。」國賓立即拿來。於冰道：「五兩送公子，這兩兩送二位解役哥路上買杯酒吃。」兩個解役喜出望外，連忙叩首道謝，并問於冰姓名。夏公子也接著問。於冰笑道：「公於問我姓名意欲何為？若說圖報異日，我非望報之人；要說存記心頭，這些許銀兩，增我慚愧！若說到稱頌，公子現在有難之人，世情難測，不但無益於我，而且嫁禍於我；我亦不敢與公於多談，請速回尊寓為便。」夏公子見乾冰的話句句爽直，又想著仇敵在朝，何苦問人家姓名，干連於人。於是將銀子揣在懷中，低頭便拜，於冰亦叩首相還。夏公子別了出去，國賓將兩兩銀遞與解役，那兩個解役便高聲唱道：「那裡沒有積德的人！不但憐念公子，還要心疼衙役，難得！難得！」一邊說著，一邊看著銀子，笑嘻嘻的去了。於冰又附國賓耳邊道：「我適才要多送夏公子幾兩，誠恐解役路上生心，或凌辱索取。你可再取二百兩，暗中遞與夏公於，教他斷斷不要來謝我壞事。」國賓取了銀子，走到夏夫人窗外，低低的叫道：「夏公子出來有話說。」夏公子只道是解役叫他，走出來一看，卻是柳國賓。國賓將銀遞在夏公子手內，然後將主人不便對解役多與他話說了，一邊，又止住他不必去謝。那公子感激入骨，扯定國賓，定要問於冰名姓。國賓不肯說，公子死也不放。國賓怕解役看見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家主人叫冷於冰。」說罷，就走。那公子總是不放，又問他地名、居址。國賓無奈，只得又說道：「是直隸廣平府成安縣人。」那公子聽罷，朝著於冰的屋內扒倒，磕了七八個頭，方起來與國賓作揖。國賓連忙跑去，到了房內，將公子收銀叩謝的話，回覆於冰。又怕別有絮【口舌】，天交四鼓，便收拾起身，心上甚得意這件事做的好。不數日，到了家中，一家男婦迎接入內。又見他兒子安好無恙，心上甚喜。卜氏道：「怎麼從去年八月去了，直到此時方回？教我們日夜懸心！」於冰將到周家不得脫身，並途間送夏公子銀兩事，與眾人說知。陸芳甚是悅服。又吩咐厚待周家家人，留住了二三日，賞了四個家人二百兩銀子，又與了一百兩盤費，與他姑母回了極重的厚禮，打發回江西去訖。後兩家信使往來不絕。陸芳見於冰二三日多歲，一家上下還以相公相呼，北方與南方不同，甚覺失於檢點；於是遍告眾男女：稱於冰為大爺，卜氏為奶奶，伏元兒為相公，稱卜復拭為大爺。又請了個先生，名顧鼎，本府人氏，教讀狀元兒同復拭之子讀書。於冰在家，總不交接一人，只有他鋪中掌櫃的過生日、年節，才得一見，日日合他妻子玩耍度日。這年八月，本縣縣官被上憲揭參回籍，新選來知縣是少年進士出身，姓潘，名士鑰，字惟九，浙江嘉興府人氏。原在翰林院做庶吉士，因嘉靖萬壽，失誤朝賀，降補此職。此人最重斯文，一到任即觀風課士，總不見個真才。有人將冷於冰名字，並他不考的原由告訴，他倒不拿父母官的架子，先寫帖來拜了於冰，且說定要一會。於冰不好推卻，只得相見，講論了半天古作。次日，於冰回拜，又留在署中吃飯，談論經史，並《左》、《國》以及各家子書，又將自己做的詩文叫於冰帶回，認真改抹，以便發刻行世；佩服於冰的了不得。於冰見他雖是個少年進士，卻於「學問」二字甚是虛心下氣，他便不從俗套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句句率真。那潘知縣每看到改處，便擊節歎賞，以為遠不能及。從此竟成了詩文知己，不是你來，便是我去。相交了七八年，潘知縣見於冰並無半字言及地方上事，心上愈加敬重，就是他說到地方上事，於冰不過唯唯而已。

一日，剛送得潘知縣出門，只見王范拿著一封書字，說是京中王大人差人下書。於冰道：「我京中並無交往，此書胡為乎來？」及至把書字皮面一看，上寫：大理寺正卿書，寄廣平成安縣冷大爺啟；下面又寫著台篆「不華」二字。於冰想道：「若非素識，安能知我的字號？」急急的拆開一看，原來是業師王憲述的書字。上寫道：

昔承尊翁老先生，不以愚為不肖，囑愚與賢契共勵他山，彼時賢契方九齡耳！燦燦筆花，已預知非池中之物，繼果游身伴水，才冠文壇；旋因鄉試違豫，致令暫停驥足。未幾愚即僥倖甫宮。選授祥符縣，叨情惠助，始獲大壯行色。抵任八月，受知於河院姜公，密疏保薦，授廣東瓊州知府，歷四載，復徵旨署本省糧驛道；又二年，升四川提任按察司，旋調布政。數年只雁未通，皆愚臨馭之地，過遠故也。每憶賢契瑤璣國器，定為盛世瑚璉，奈七閩科第錄，未見賢契之名，豈和壁隋珠，賞識無人那？抑龍蟠鳳逸，埋光邱壑耶？今愚疊積曠典，內補大理寺正卿，子本月到任。屈指成安至都至近，倘念舊

好，祈即過我，用慰離思，兼悉別悃；若必金玉爾音，是遐棄我也！使郵到日，佇俟文旌遄發。尊紀陸芳，希為道意，不既。此上不華賢契如面，眷友生王獻述具。

於冰看罷，心下大悅，將陸芳同眾家人叫來，把獻述書字與他們逐字講了一遍，眾家人無不贊美。陸芳道：「年前王先生在咱家處館，看他寒酸光景，不過做個教官而已，不意就做到這般大位！大爺還該去看顧他才是。」於冰道：「我也是此意。你們打發來人酒飯，我去寫回書；明早與他幾兩盤費，著他先行一步，問明王大人京中住處，我隨後即會。」

過了幾日，於冰帶了幾個家人，起身入都，仍住在西河沿店內。次早，到永光寺西街，見有大理寺正卿封條在門上，著王范遞投手本、禮物，門上傳稟人去，隨即出來相請。於冰走到二門前，只見王獻述便衣相中，大笑著迎接出來。於冰急忙趨至面前，先行打躬請安。獻述扯著於冰的手兒，一邊走著，一邊說道：「渴別數載，今日方得見面，真是難得！」於冰道：「昔承老師教受，感鏤心版，今得瞻仰慈顏，門生欣慰之至！」說看到了庭內，於冰叩拜，獻述還以半禮，兩人就坐，王范等人來叩安。獻述道：「尊府上下，自多迪吉，刻下有幾位令郎？」於冰道：「止有一子，今年□四歲了。」獻述道：「好極！這是我頭一件結記你處。再次，你的功名，怎麼鄉會試題名錄並官爵錄，不見你的名字？」於冰將別後兩次下場，投身嚴府，前後不中情由，並自己守拙意見，說了一遍，獻述歎嗟久之。又道：「賢契不求仕進也罷了，象我以一寒上，列身卿貳，雖欲寄跡林泉，不但不敢，亦且不忍。」又問道：「陸芳好麼？」於冰道：「他今年七□餘歲，倒甚是強健。」獻述道：「家僕中象那個人，也算占今少有的，天若不假之以年，是無大道矣！賢契年來度用還從容否？」於冰道：「托老師福庇，無異昔時。」獻述合掌道：「此皆尊翁盛德之報。」又回顧家人們道：「怎麼不見你冷爺行李？」於冰道：「門生行李寄在西河沿店內。」獻述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這該罰你？」隨吩咐家人，速同冷爺家人搬取行李。於冰請拜見師母，並眾世兄。獻述道：「拙荊與小兒見在江寧，日前亦曾遣人去接，想下月二□日外可到矣。前止有兩個兒子，係賢契所知；近年下妾等又生下兩個，通是庸才，無一可造就者。大兒不能讀書，我已與給過監了；次子雖勉強進學，究竟一字不通；倒是第三個還有點聰明，卻又最怕讀書；四子尚係乳抱，無足掛齒。」於冰道：「請位世兄又皆瓊林玉樹，指顧掄元奪魁，定是不振家聲，門生拭目俟之矣！」獻述道：「你與我還說這些套話。他們異日能識幾個字足矣，尚敢奢望麼！」不多時擺列酒席，師生二人又重敘別後事跡，極其歡暢。於冰也不好告別，只得住下。過了半個月餘，獻述從衙門中回來，只嚷鬧著眼中不時發黑，心頭煩悶。家人們說是中了些暑氣，吃了些香薷丸、益元散之類，也就好了。次日，上衙門，剛走到二門前，不知怎麼跌了一腳。於冰同眾家人扶掖到房內，立即口眼歪斜，不省人事，一向說不出話。於冰著急之至，急急的請了個醫生看視，有言真中瘋者，有言類中瘋者，吃了幾劑藥，如石沉大海一般，每天灌些米湯度命。延挨了八天，竟自去世。於冰撫屍痛哭。他倒也不避嫌怨，將獻述所有物件同家人們一一點明，寫了本清賬，支付他總管收領，等候公子到來交割。又用自己八□兩銀子，買了一副次些的孔雀杉板。一邊與吏部並本衙門，代遞病故呈詞，一邊差人於路迎催家眷，又料理祭品、陳獻等物。止是各衙弔奠來的，俱係獻述家人支應，等候公子到日，方好回家。

正是：

范氏麥舟傳千古，於冰惠助勝緋袍，騎鯨人已歸天去，穗月徒悲朗月遙。